

人世间

两块大洋

张惠生

那天是1995年6月28日。大概上午10时20分左右,我陪着奶奶在烟台机场登上了东航波音747客机。

80多岁的老人平生第一次坐飞机,居然心中不慌,脚下不乱。她迈那双曾经裹过的脚,轻松地登上舷梯来到舱口,在空姐的引领下稳稳当地坐到了座位上。那坐姿、那神态,跟她天天在家里坐在那把破旧的太师椅上时,简直没有任何两样。

一个星期前,当奶奶得知这辈子终于等来了这一天的时候,老人家无声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她流下了眼泪。第二天,第三天,奶奶一共流了三次眼泪。每次眼泪流下来的时候都会对我说:“我就知道,他会活着,会活着的!”

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,当奶奶登上飞机的这一刻,她在众人面前流露出来的神情,却是那般安详、镇静、泰然自若。

奶奶闭上了眼睛,把握在手里的两块大洋攥得紧紧的。

3个小时后,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深圳宝安机场。奶奶迫不及待地快步穿过甬道,来到了机场大厅。她瞪大了眼睛,在等候的人群中急切地寻找着,浊中藏清的眼神里充满着满满的期待。

与此同时,一位60多岁的老人躲闪着拥挤的人群,一步步走到了奶奶的面前。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鬓发斑白的老妇人,泪水“唰”地一下夺眶而出。

半晌,老人双腿一屈,“扑通”跪在奶奶面前,抖动着嘴唇,泣不成声地冲着奶奶喊了一声:师娘——

奶奶眼里闪着泪花,弯下身子,抖动着双手将跪在地上的老人扶起,目光扫视了一圈迅速围拢过来的人群,说道:“别哭,孩子,这么多人在看着咱们呢。”

老人擦去泪水,看着奶奶笑了。

这位老人是香港演艺学院的一位武功教师。当年在TVB的艺训班里,他是影帝刘德华的武功师傅。老人的名字叫李少华。

二

1949年6月2日,农历端午节后的第二天。这一天是阴沉的、慌张的、纷乱的。

这一天,青岛的前海和后背到处涌动着骚乱的人群。一群群惊慌不堪的军人们,还有一群群比军人更加惊慌的眷属们,全都失魂落魄地拥挤在这里。

这是国民党军队从青岛逃往台湾的日子。

史料的记载,更多时候就像栈桥下边的海滩,放眼望去你能看到成片的海沙,却难以看到一粒沙子在海风的驱逐下是如何身不由己地滚动着、哭泣着。因为它太小,小得让人无法看到。

是的,1949年6月2日这天,在青岛曾发生过一件像沙粒那样的小事,虽然它没有被记入史料,但却真实地发生在位于青岛平度路的永安戏院门前。

“那天一早,很远的地方就响起了炮声、枪声。街上除了那些跑向码头的当兵的,见不着几个走路的。你爷爷和我,还有那些徒弟们,吓得全躲在戏园子里不敢出去……突然,有人敲戏园子的门,我跑过去从门缝里悄悄地向外看,就看见了他。”

我在奶奶身边的那些岁月里,她时常在我耳边这样唠叨,每次讲这件事的时候,那感觉仿佛就像发生在昨天。

“他穿着军服,真是好看。只可惜……”我不止一次努力地去想象,想象当时站在门外边的那位少年应该是多么的潇洒英俊。我相信从一个京剧科班的师娘嘴里发出这样的赞美,那少年一定英俊潇洒。只可惜,当时在那位少年的身后,还站着两名全副武装的军人,他们神情严肃,手里拿着枪。

“宝子他妈,别开门!”当时,我的爷爷在舞台边上,冲奶奶这样喊了一句。

奶奶却像没听见似地开门走了出去。

那少年看着我奶奶走到他面前,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好。



从左至右依次为作者、师娘、李少华夫妇

“……你能不走吗?月来。”奶奶问。那少年的艺名叫月来。

月来摇了摇头,无奈的泪水流下来。

“你……就是个唱戏的,跟他们不一样。”

“可谁让我做了个会唱戏的军人哪!”月来哽咽着说道。

“……什么时候能回来?娘等着你。”

“不知道!”月来说完这话,伤心地抽泣起来。

“别这样,你后边还站着俩军人呢。”

月来点点头,抹去一把眼泪。

“你这一走,娘就不能照顾你了。以后要学会自己照看自己。给娘记住了,得天天练功,千万别撂下。这些年师傅教你的那些功底儿,甭管走到哪儿,都够你有口饭吃的。”

奶奶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总是停下来,伤心地哀叹一声。我听得出来,在这样一次次的哀叹中,饱浸着终日割舍不下的牵挂。

“我记着了。”月来点点头,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来,泣不成声地说道:“师娘,您疼我,对我的好,这辈子我忘不了!只是,我没想到今天会……”

月来没有再说下去,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块大洋,双手擎到奶奶的眼前,说道:“我身上除了这两块大洋,没有别的了。您留着吧,师娘——”

奶奶不知给我说过多少回,说那一刻,她根本不知道是怎样伸手接过了那两块大洋。奶奶说,当月来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平度路尽头的时候,她的眼泪这才流了下来。

三

新中国成立前,我爷爷在青岛有一个以武功见长的京剧小科班,戏班的名字叫“玉顺合班”。科班中孩子多,其中有几个是没爹没娘的孩子。这个艺名叫月来的李少华就是娘死后被爹抛弃的孩子。

我爷爷不想从军从政,只想自己领着科班唱戏为生,但他没有阻止孩子们的选择。后来,有几名徒弟去了解放军娃娃剧团(后改为山东省京剧团)。当年在京剧《奇袭白虎团》中扮演朝鲜人民军韩大年一角的武生邢玉民便是其中之一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我爷爷深感共产党好,新社会好,新中国好。他说:日子从来没这么安稳过,戏好唱了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,我爷爷领着小科班流动演出走到莱阳。当他得知莱阳专署想成立一个文艺团体又苦于力不从心时,爷爷二话没说,毫不犹豫地将小科班分文不取地奉献了出去。专署给爷爷开了张借条,爷爷接过借条,一笑,给撕了!

这个文艺团体就是最早的莱阳京剧团。

而叫月来的李少华,当年却只身去了国民党第八军文工团。

就是这位当年在台湾退役后为生存私渡香港做了武功师傅的李少华,做梦也想不到,风风雨雨40多年后,当年在青岛栈桥下被海风驱逐着滚动着哭泣着的那粒沙子,今天再一次站到了师娘的面前。

四

“月来,娘知道,你会活着的!”奶奶说着,将手伸进蓝布斜襟大袄内,小心翼翼地掏出了那两块大洋。

李少华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。“师娘,这……这是我当年给您那两块大洋?”

“是,是!”奶奶也有些哽咽了。

从1949年6月到1995年6月,李少华留下的那两块大洋,在奶奶的手心里整整攥了46年!

又闻钟声

姜鸿

有一个声音,清晰、洪亮,曾陪伴着我的一日三餐、工作日常。如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还一次又一次在耳边响起——那是母校的钟声,是莱阳一中的钟声。

这个声音自1938年在黄县的土地上响起,至1945年迁徙到莱阳,已经在胶东的这片热土上回响了85年。一代又一代学子,在这钟声的号令中,从校园奔赴抗日的战场,从校园奔赴革命圣地延安,从校园奔赴工厂、机关、学校,将精神的种子,将文化知识带到了四面八方,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。

2023年6月17日,莱阳一中校门口,来了一群人,他们在欢声笑语中热烈拥抱,纷纷在镌刻着“山东省莱阳第一中学”烫金大字的大门口合影。“女孩子”妩媚,尽管脸上已经爬上了皱纹,但依然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,和当年那些爱美的少女没有什么两样;尽管“男孩子”的头上已经覆满了白霜,可是他们依旧俊朗潇洒,神情和校园里的少年没多少不同。

他们是莱阳一中1968年入校的初中部23级的同学们,重新走进校门,走在清风拂面、绿树夹道、鲜花盛开的校园,笑容荡漾在他们脸上。他们是游子,回归了母亲的怀抱。正值下课时间,走出教学楼的学生们看着这一群陌生的访客,眼中充满好奇,脸上的微笑写满了热情。一位头发花白的学姐激动地走过去握住小学妹的手,问候并祝福小学妹。过去与现在是那么自然地相遇、交织,我仿佛听到了文化传承的洪钟大吕的声响。

爷爷奶奶辈的学长学姐与孙子孙女辈的小学弟与小学妹驻足交流,我从他们亲切的交谈中,感受到了一种兄弟姊妹般的亲情,也从他们的言谈神情之中感受到了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,那就是善良、随和、朴素、干净、大方。文化的确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,伴随着这一群学子的回归,他们将校园的昨天与今天融合在一起。

坐在教室里,女同学文雅,男同学铿锵,他们再度一一向母校报到,向老师报到:“我是张爱国,1班的!”“我是吴明军,2班的!”“我是刘建力,2班的,外号臭虫!”全场大笑,大家都有时光倒流之感。我与这些学长学姐们到了那个当年开着南门的校园,合欢花正盛开,满树是粉红色的像小扇子一样的花朵,那是他们青春的颜色。现场的吕明华老师连线了87岁的老班主任胡玉民老师,当胡老师的面容在手机屏幕上出现时,同学们齐声喊“老师好!”洪大的声音,有着血气方刚的力量。我惊讶于老校友们在这一瞬间的心有灵犀,也感动于这从胸腔里迸发出来的力量。

这次活动的发起人、原莱阳农学院校纪委书记刘国秋学姐说:我们这些毕业后居住在莱阳的同学,后人也在莱阳一中读书,这使我们拥有和我们的后代成为校友的殊荣。一位校友特意走过来跟我说:“我对这所学校有感情啊!我是初中班毕业的学生,后来我的女儿在这里读高中,之后读大学、研究生、博士生。”我瞬间想起,这位莱阳东马山村的校友在自我介绍时自豪地说“我是村民,一辈子没走出我的村子这个小圈子”,我想他的初中文凭和那个时代有关,可是他的后人弥补了他的遗憾,成为他的骄傲。他的女儿是从莱阳一中飞出去的金凤凰,这位校友要表达的是对学校无限感恩的心情……

流连于校园,能让老同学们找到旧日痕迹的地方已经不多。只有那条南北主干道,校园里特意保留的那排平房和那口老钟了。老钟矗立在校园最醒目、最高的中心枢纽位置,与青翠的老松相伴。它苍老而浑厚的声音,如长者之音,指挥着校园里人们的行动,使校园里的一切有条不紊。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在钟声的指挥下,上课、下课、吃饭、跑操、睡觉……钟声就是命令,校园的钟声已经融入了学子的血脉与生命。

校友们在校园的老钟前合影,他们的脸上飞扬着生命无悔的笑意。如今,每个教学楼里都有了动听的电铃,可是老钟的声音依然是校园里最庄严、最神圣的声音。校园里重大的时刻,比如阶段考试、毕业庆典的时候,钟声就会响起。特别是高考这校园里最重要的时刻,更是少不了老钟的声音。

这是一种警醒生命的声音,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声音,是一种文明接续的声音,是生生不息的民族自立强大的声音……